南齊書

一三



列傳第三十二

南齊書五十一

臣蕭子顯撰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没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

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䟽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賧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皆配精

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吏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為豫州叔業為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為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為佐數年九年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

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
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
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隷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栅外二城
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黄門侍郎上以叔業
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
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
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
伐虜堺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

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
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
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
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
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兗州刺史孟表固
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
内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
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偽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
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

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
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僞
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
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
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
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
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
還鎮少主即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

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閤殿内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檦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

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荆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

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
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
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
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
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
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
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荆州資給
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
屢爲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

城遣使詣荆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劒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黄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毋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

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

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
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
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没加慧景平北
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
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
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
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
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
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

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内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鬧溝

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
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塡溝乘之
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
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
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
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遷護軍將軍
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
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勢號令慧
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

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閤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
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
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
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
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
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
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
董伯珍騎官相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
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

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
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
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
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
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
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
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
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
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

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頭石白下新亭諸

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内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冑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

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

將劉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
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
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
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爲漁父所斬以頭
內鰌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
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
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
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

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

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著書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被子然之舜龍畝之人猶尚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

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末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

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
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
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
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誰不盡
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
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巳有褒
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
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

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
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
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
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
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
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
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
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
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

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冑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臣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

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
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
死斃聽可昬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
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輙任
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
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
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遠先臣之請
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
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

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怨探情無玷純節令 之旨又何以慰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

爲聵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
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
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
未爲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
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
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
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
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由之犬堯之客臣非盃
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巳成之基可惜之

寶莫復是加寖明寖昌不可不循寖微寖滅不可不愼惟陛下孰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鎭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鎭軍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且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輒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

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
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
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隷書讀子史
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
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
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
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刼之一夜
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

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

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鎭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君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
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
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啟聞世祖
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
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
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
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
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

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横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遑飛鳥斷絶偏師淮

左其不能守昄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衆攻不卒下驅士塡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貍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恐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姱大實懼我

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

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
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
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
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
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
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
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

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尾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者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群帥委律鼓鞞讙於宮寢戈戟跱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

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舫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豎氷互漸

列傳第三十二　南齊書五十一

南齊書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臣蕭子顯撰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冲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負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

挽歌詩三首云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父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
南長史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
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久居官不願數遷
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将
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
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貟常侍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
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此言達儉靈

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别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

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為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

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
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
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
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
處士列女傳詔内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
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
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
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无煩

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
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
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
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
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
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
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
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

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
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
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
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鼗鳴死滅族尸著
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
管蕭也郴退太祖笑曰郴自作此齊臺初建郴
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
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郴頗飲酒擯
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

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
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
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沭失時四體䩄毛䩄毛加
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
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談言朝生
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
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掐齧不能加脫
略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
其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北部

郎安吉令車騎記室郴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
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
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
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郴曰擲五木子
十擲輙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郴又目禽
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
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
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

闇水維朝繼夕聿後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
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
中賦賦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
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
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
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
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

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鎭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

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哥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塡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臂拂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

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
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
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
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
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
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
賜外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
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
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

戈无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
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
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虀粉若使桂陽得志民
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胥斬都市嬰孩脯膾伊
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
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鱗翻焉雲翔
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閑敕旨空然泥沈詎
其荷戲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
民偵國筭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

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
少沾飲齕遂乃棄之瀟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
如土如灰絓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
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巳坐拱清階矣撫歡如此
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
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
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
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
不食武昌魚臣年巳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

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荆州巨源
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官
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
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
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
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
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
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

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
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
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
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
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
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
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禄書成三十
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
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

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慇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甞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
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
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表薦焉州
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
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
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
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
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
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

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

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植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

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

句意之所綏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吕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

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顚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恙祕未

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

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遝意眄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

器題爲曰字曰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跡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遥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

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

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

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慚韓伯休何容二

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

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

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

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

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
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湼
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
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
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
塼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
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

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

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顯上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藉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録黜陟遷補該研記述意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

府詔付秘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
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
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
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
家爲密冲之以爲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
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
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晋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

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躭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窺暑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憑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

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
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
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
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
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
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
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
初即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
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

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檢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末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

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　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

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出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

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文惠太子東宮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

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

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末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

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
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
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
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秩七
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衞軍王儉
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
校尉荒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
以啓高宗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
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

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
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
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
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
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
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
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

之塵顔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顔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

一則慇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

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
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
謡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
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
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
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列傳第三十三　　南齊書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臣蕭子顯撰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巳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

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荐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

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曁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毋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

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詈數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為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

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翮問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

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
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
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
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
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
奏勑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
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貫極奢侈以孝
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
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向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

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巳復召入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敎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

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
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
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
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悦
食逐夷積多胷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
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
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
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
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

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鬚蚶䗪可
爲藥有餉恩蚶者恩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
一夜蚶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
處恩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
得見恩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
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
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
淵常詣恩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袠

淵歎曰虞晨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彦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

喪不食鹽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

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三百
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
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
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勑褒賞
進督秦沛二部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兖州刺
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化潁川致美以
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
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
名同勑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安

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

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藴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貽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

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内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楗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

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産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顗字彥齊少有
異操泰始中於揔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
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妻妃須
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
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説道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

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
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憲曰卿廣
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
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
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
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
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
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遷
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

吏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
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
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
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
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
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遷爲冠
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
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

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

遷鎭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
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
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
強而治事清刻勑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
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勑
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
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
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

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

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
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
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晉熙
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
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
與漢乖苛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
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朞月
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國

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茍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棼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瞀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列傳第三十四　南齊書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

臣蕭　子顯　撰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庚易

宗測

杜京産

沈麟士

吴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

桎梏於仁義永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
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雜黍之客次
則揭獨性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
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
岑出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果
志遠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
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
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
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議俗全身

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爲高逸篇
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
守父逷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
八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
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
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
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
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

雲棲不事王侯抗高尚食有年載矣自非折
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
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
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尚成其羽化望其還
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
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
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
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斯冀慰日夜
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巳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
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
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
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
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
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
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
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

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
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
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
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粮食隨慶符
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
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
外齊郡明僧紹標悉高栖躭情墳素幽貞之操
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
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

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

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
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
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孝
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
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
爲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
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
蜑上許爲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赳晉隆安末

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毋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毋亡水漿不入口六十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

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輙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勸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綈衮代進今火澤易位三

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
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删撰老氏獻治
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
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
幸賜一覧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
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
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禄養陛下既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貟外郎
劉思劾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

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煇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斂省傜役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鴞梟之巢青丘為狐兎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

編髮而憖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没陛下宜仰答
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盱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
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
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
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舊懷其勤至矣吳
郡顧歡散騎郎劉思効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宂
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
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

加矜眘思効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
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為太學博士同
郡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
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
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
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
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
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
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

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
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
異學者牙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
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
子入關之天竺維衞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
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
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劫之數出法華无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

宗出瑞應本起歡論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

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

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宜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

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
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
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
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
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
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
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禮物
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

夷之儀曼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鮮猶蟲嚾
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冀道教宋司
徒表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
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
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
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
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
蹲坐爲恭道以三統爲序不尚踞傲爲肅豈専
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

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踏者恒遵文王造周大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

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作乖詭若此何
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
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縣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盜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
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
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
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
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
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

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編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

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揔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

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
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
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
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
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景神化贍於
無窮爲萬物而无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
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
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
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

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逮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然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
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
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
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
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
工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
之始興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
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

今不復殺生酒更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爲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徐爲司徒主簿惠徐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

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甘
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
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
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
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
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
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
著書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

代目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咨曰公所道藏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榮緒傳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箸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

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
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
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
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
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
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
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
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

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
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
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為
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
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
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
四年世祖以為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

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官
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
居東離門卞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元
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
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
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
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
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

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欲結
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
此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
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
帝即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
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朏致仕慮後
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
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
常侍太常卿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荆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虯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臥病三時營灌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蠹之義蚪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

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

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
今驥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
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宦在京師知父此
旨便求禄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
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
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
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

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

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
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
虯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
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虯同徵
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
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世
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

宋官頗涉文義專修黄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中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曅爲會稽太祖遣儒
士劉瓛入東爲曅講說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
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
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竝致書以通殷勤永
明十年稚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曰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

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永明中會稽
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
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晉太中大
夫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
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
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
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
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

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勅來候之驎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

褐貧秋志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晃走雖不敢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上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吳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厑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毀元嘉以來聘召仍疊

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竝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揚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僞乃自作終制
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
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
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顗爲著作郎建
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
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敎學冠黃葛巾竹麈尾
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

棲志穹谷秉操貞固沈情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會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

與顏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
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
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
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
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
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

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
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
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
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
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
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捃遺
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
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勑出

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年忽乗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

世祖敕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

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璞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劒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

鴿從横之教所貴權謀天口運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户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種稻巳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

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
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
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
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
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
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
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
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
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

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
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
世途揆度因果一門雖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
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
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
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
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
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illegible]傳[illegible]養[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五　南齊書五十四